

宫道著

# 月色 朦胧

换糖的小贩  
乘凉白

发现了一顶金盔；  
少之言，

醒来后改邪归正；

小姑娘婚姻受挫后，坚持良禽择木而栖，终于找到了心仪的爱人；  
还有忠厚的庄稼人、不择手段的老妖婆等，各种人格交织在一起，  
绘成了一道风景……

宫道著

# 月色 朦胧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色朦胧 / 宫道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047-5836-1

I. ①月… II. ①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6952号

策划编辑 宋宇

责任印制 宋宪玲

责任编辑 方朋远

责任校对 饶莉莉

责任发行 敬东

---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20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话 010—52227568 (发行部)

010—52227588转307 (总编室)

010—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转305 (质检部)

网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047-5836-1 / I·0201

开本 710mm×1000mm 1/16

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张 23.5

印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97千字

定价 56.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每个人都在历史的长河边行走，每一步都留下了一个脚印。这一个个深深浅浅的脚印，在漫长的岁月中，只能留待后人去观察，去思考，去评价，去推敲。

我爱我的母亲，我更爱天下所有受战争蹂躏的女性，我为她们叹惋，我为她们鸣不平。

—— 题 记



# 前 言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国人历来推崇仁、义、礼、智、信，讲求温、良、恭、俭、让，懂得和睦相处、友好善待。当前我们生活在和平盛世，这是一个讲究文明、崇尚道德的社会，然而追忆过往岁月中那些扭曲、肮脏、不文明、缺良心、欠道德的人和事，依然让人感喟。

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之上，饱受战争煎熬的百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非常贫穷，政府也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很多人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热情地投身到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运动浪潮中去。然而有些人却不能安贫乐道，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伤风败俗，甚至伤天害理，将身边的人拖下了水。

人生在世，只有短短几十年。有的人经历了各种煎熬，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终走进了理想的殿堂；有的人机关算尽，费尽心思，虽然当时得到了利益，却最终身败名裂，留下了骂名。

这本书讲述了苏北一个小镇的故事，爱恨情仇，喜怒哀乐，一个个人物登场，在苍凉的时代大背景里，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这本书中，有富裕的大户人家，也有没落的官僚子弟，有扶危济困的药

店老板，也有勤劳朴实、讲究人品的姑娘……人的性格是各种各样的，追求的目标也不同，有的人走上了人生坦途，有的人却掉进了黑暗陷阱。社会是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奔腾向前的，这泥沙俱下的时代，恰恰是展现人们品格与道德的平台。希望读者能够明辨是非，从中汲取营养，去其糟粕，好好自己的人生。

拙作的题目本来打算用“推敲”二字，讲述苏北小镇上几个家族的故事。考虑到本人水平有限，难以驾驭全书的走向，所以就将整个故事分成了上下两册，上册的书名是《雾色苍茫》，写的是双龙县1929—1949年的故事，该书于2011年由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接续上册，继续讲述几位主人公在接下来三十年间的人生际遇。这部小说中穿插了许多小故事，有虚幻的，有真实的，有伦理道德的，有因果报应的，这些都是我从广阔的天地里听来的，希望读者看完之后有所受益。

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人喜欢奉献，有的人热衷索取；有的人贪图享受，有的人克勤克俭；有的人自私自利，有的人热心慷慨；有的人忠厚善良，有的人笑里藏刀……面对不同的人，我们要平心静气，要多方观察，要认清这个人的人格，再考虑这个人能不能相处，能不能成为自己依靠的对象，否则等吃到苦头之后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仁义道德，因为统治者希望老百姓守住道德的底线，希望人心善良一点，人与人之间厚道一点。惶惶乱世，珍爱人格，这是人们朴素而真诚的愿望，也是本书写作的初衷。希望朋友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走好每一步，无怨无悔，各赴前程。

宫道

2015年3月

# 目 录

壹 / 三岔路口 .....	001
贰 / 李魁的婚礼 .....	101
叁 / 泾渭分明 .....	154
肆 / 逼上梁山 .....	226
伍 / 烈孝格天 .....	238
陆 / 因果关系 .....	254
柒 / 艰难岁月 .....	283
捌 / 淋漓尽致 .....	322
玖 / 面对面的较量 .....	352
后记 .....	367

## 壹 / 三岔路口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对着穿衣镜，一边唱着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姐、一边模仿演员一招一式的武益生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的姿势，想不到高中时期的同学李魁不声不响地站在他的房门口，大声地说：“你一个人在家唱戏，怎么不请我来看呀？”

李魁的突然出现，让武益生吓了一跳。他连忙转过身来，笑着说：“我昨晚陪爷爷到大戏院看了一出戏，那个花旦唱得不错，我学了两句。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进来就听了你两句，你怎么一个人在家呢？”李魁嘴里答应着，将武家的上屋和厨房、厢房扫视了一遍后跨进了房间。

“我妈大概出去买菜了，我爷爷奶奶住在后边，他们那边也有门进出，一般不到我们这边来。你出来蛮早的，吃过早饭了吗？”武益生一边说着一边到堂屋里拿茶杯给李魁倒茶。

李魁接过武益生递来的茶杯喝了一口，坐到窗户旁边，客气地说：“吃过了，吃过了，你这段时间在家忙什么？”

“我忙什么？除了玩，还是玩。前天在东狱庙的门口看到人家在抽牌九，我也抽了两把，输了几个钱。昨天看到路边上有人压花摇，我也压了两把，运气还不错，赢了一边扇子。我爸想我跟着他去站柜台，我不去。”武益生摇头晃脑地将这两天的行程和父亲的打算统统地告诉了这位同学。

李魁没有心思听他的玩话，低下头又喝了一口茶后，站起来朝院子里看了看，然后转过身来轻轻地问：“学校那边有没有与你联系？”



武益生一听觉得奇怪，反过来问他：“我们已经毕业了，又没有少它的学费，学校为什么还要和我们联系？”

李魁一听学校没有与武益生联系，又看到武益生一脸迷茫的样子，内心顿时轻松了许多，笑着说：“我是随便问问的。”

1949年元旦的早晨，住在沿街小屋的李魁在床上听到巷子里有许多人在谈论刚刚贴上的标语——将革命进行到底，连忙起床到大街上去看看。

大街两旁的红绿标语前站了許多人，人们在谈论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他们说，江南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毛主席已经满怀信心。还有人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在提升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士气。

李魁听了大家的谈论，看见不远处有两个穿军装的人站在标语前悠闲地说着话，便走过去站在他们身边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个子高一点的军人对身材敦实一点的军人说：“前几天下雨，你的伤口还疼吗？”

“阴天下雨，难道你的伤口不疼吗？说不疼，是硬气，但我们毕竟从战场上捡回了一条命，你说是不是？”

高个子军人点了点头，敦实一点的军人继续说：“有点儿疼痛算不了什么，我倒是担心，等全国解放了，有些庸人、散人、懒人为了一己私利将旧社会的沉渣泛起，危害社会，危害人民，那就对不起死去的烈士了。”

高个子军人又点了点头说：“是的，打江山的人为了新中国吃尽了苦头，好多人都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曙光，就倒在血泊中。我想，等全国都解放了，一定要开展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不能忘记过去。这几天，我也到市面上看了一下，发现双龙县才解放了几天，有些现象已经露出了苗头。对于一些坏现象、坏风气，我们不能轻视。我们要在年轻人当中发展一批骨干分子，要在老百姓当中宣传勤劳善良的道德风尚，还要防止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搞破坏……”

敦实一点的军人发现有人一直盯着他们，回过头来看了李魁一眼，李魁也有所感觉，立即转到另一边去看了一会儿标语便回家吃早饭了。

捧起粥碗，李魁默默地回忆标语前大家的谈论，又想起自己在学校里的一节，内心不禁有点胆寒。他担心学校在这个时候和他联系，所幸

是他家在双龙县没有祖产房子，租来的房子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家赎回，所以在学校表格上填写的是武益生家的门牌号码。为此，他又拉拢、发展武益生入了团。

李魁想不到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后，在商会做会长的大表哥带着妻儿到江南去谋生了，本来信誓旦旦说要帮武益生找工作已经成了空话，所以回到家乡后，他也不好意思去找武益生玩。淮海战役还没有结束，驻扎在双龙县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撤的撤、逃的逃，到了1948年的12月初，改了番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费一枪一炮就解放了双龙县。

看看现在地方上的情景，再想想当时在青天白日旗下的宣誓，他不禁有点害怕，又因为自己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他担心学校那边再与他联系，所以回家喝了一碗粥后，连忙到武益生这边打听一下情况。

武益生的母亲姜桂珍买菜回来，发现儿子的房间里有人说话，跑到玻璃窗户外朝内一看，是儿子的同学来了。放下菜篮，姜桂珍到烧饼店做了几个插酥烧饼，送到儿子的房间里，满腔热情地对李魁说：“李魁呀，你好长时间不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姜氏说完，又指着烧饼对李魁说：“吃点早茶，吃点早茶。”

李魁看到姜阿姨拿着烧饼进来，又风风火火地问他来的原因，心想怎么回答呢？好多天不来了，总要找点理由吧，灵机一动，笑了笑说：“听说武益生找对象了，我是来讨喜糖的。”

李魁知道武益生是这个家庭最受宠的人，别人在外上学手里紧巴巴的，而他是大手大脚，从不吝惜。现在他自己虽然还没有工作，但是他爸爸和他爷爷都有收入，所以他故意说“是来讨喜糖的”，想不到这句话说对了一半。

姜桂珍不知李魁话中有诈，笑着说：“你耳朵蛮长的嘛。他奶奶前段时间到华家裁缝店去做棉袄，看到裁缝店的姑娘手脚勤快，待人热情，一心想让人家做她的孙媳妇。这件事，他爸爸本来就不同意，他说益生还没有懂事，过几年再说。他奶奶不听，还是请人过去提亲。结果人家看都没有来看，就说姑娘还小，目前不谈婚事。听说提亲的人家有好几家，看来姑娘心路很高，看不上我家益生。你说我家条件还可以吧？”

“你家条件不错嘛。阿姨，您别急，您家条件这么好，还愁益生找不到对象？”李魁一副认真的样子应付着姜阿姨。

“不急、不急，我们家条件还可以，我就不相信我家益生找不到好对象。他爷爷在苏货店有一份收入，他爸爸在店里人缘好，听说军管会在县里成立了总工会，这几天店里开会，要选什么代表……哦……劳方代表，店里的人都选他。我家益生是弟兄一个，房子前后有七八间，这么好的条件她不谈，我说姑娘是没有福。你说是不是？”姜桂珍一板一眼地展示家中的富有。

“是的是的，姜阿姨，我还有点儿事，先回去了，让益生有时间到我家去玩。”说着，李魁起身告辞。

姜桂珍看见李魁要走了，想想儿子没有三朋四友，热情地说：“李魁呀，有时间经常来玩，你是弟兄一个，我家益生虽有姐妹，但是弟兄也只有他一个，你们以后就当亲兄弟一样，我家益生有个好朋友玩玩，我也就放心了。”

“好，好，好。”李魁一边答应着，一边走出了武家大院。

在回家的路上，李魁想想就好笑，自己本是一句玩笑话，就把他家的真话套出来了。对于其他人，他可能不认识；对于华家裁缝店，他虽然没有到她门上去过，但是比较清楚。听妈妈说过，华家裁缝店的姑娘和姨姐张清琦是好朋友，妈妈就是通过姨姐的引荐，才和华家裁缝店拉上了关系。妈妈有时到华家裁缝店找些针线活回来做做，赚几个生活费。妈妈以前也对他说过，华家的姑娘春香长得不错，人也厚道。可他不想，一来是母女俩开的是裁缝店，没什么大出息；二来是姑娘没什么文化，将来走不出去。今天姜阿姨因为华家不同意做亲，还心生抱怨，看来不知道自己儿子的毛病。从姜阿姨的言语中看出她是一个心直口快、没有城府的人，这种人头脑简单，便于相处。他今天跑这一趟更高兴的是京口学校那边没有来联系，这样他也就放宽了心。

中午在饭桌上，李魁把姜阿姨想华家裁缝店的姑娘做媳妇的事告诉了他妈妈朱启爱，朱启爱听后不觉摇了摇头，她认为武家的眼光不高。论华家的房产，三间一厨房；论文化，这姑娘只上了几天夜校；她父亲去世前，将裁剪的手艺传给了她妈妈，母女俩就靠做针线活过日子。朱启爱选媳妇一定要选一个有房有产的人家。共产党天天宣传男女平等，她要选一个文化程度高的女孩，便于日后好发展。他们住的沿街破屋是租来的，她不想让儿子永远租房子住。儿子长相好，有气魄，找个有房产的人家就等

于儿子有了家产。在她的心目中，三妹的独生女儿魏彩凤是最合适的人选。妹婿弟兄三个，只有这一个女儿，他家的田产虽然在1946年土地改革的运动中分给了贫雇农，但他家还有店铺和作坊。如果做成这门亲事，他家的这些资产，她儿子一辈子也吃不完。

朱启爱的主意是定下来了，如何把姨侄女勾到手呢？找媒婆，媒婆会说话，她能够说得天花乱坠，让对方动心，想想不行，她没有谢礼给媒婆。她想要大姐去对三妹说说，想想对不上路子，因为三妹在家里没有地位，她姑娘的事情轮不到她插嘴。不行不行，要找一个和她姑娘说得上话的人。有谁能够和心高气傲的魏彩凤说上话呢？朱启爱日思夜想，想了几个月，觉得说早了不行，儿子还没有吃饭的饭碗；说迟了也不行，听三妹说上次人家来做媒，是魏彩凤看不上。这个姨侄女的长相好，文化程度高，家中的经济又富裕，如果被人家说走了怎么办？想来想去，朱启爱想找一个人商量，这个人就是大姐的女儿张清琦，可她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张清琦了。

---

张清琦在1949年5月7日的早晨送走丈夫何维贵之后，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这两年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将何维贵盼进门，可进了门的何维贵没有将板凳焐热又走了，这一走他们还能够见面吗？这一走他们还能够团圆吗？这让张清琦感到很渺茫。

到了中午，张清琦猛然想起忘记嘱咐何维贵，如果在路上遇到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就立即加入到解放军的队伍中去，并且把自己在新四军北撤后的情况告诉部队领导，免得到了南平找不到洪大哥而没地方落脚。

可人已经走了，怎么办呢？她现在只希望何维贵顺利地到达南平之后，几番辗转最终能找到洪大哥，而后把新四军北撤后所遇到的逆境一一告诉这位指导员。洪大哥与他共事多年，知道他的为人，理解他的处境，将他留下后给他安排了合适的工作。何维贵将工作、食宿安排好了之后，写一封信回来让她放心。

可那天何维贵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她说：“如果到了南平找不到洪大哥，我该怎么办？”

这句话把张清琦噎得半天喘不过气来。沉默了几分钟后，她叹了一口气。

气耐着性子说：“昨天不是说好了吗？如果到南平找不到洪大哥就到上海找你的父亲，你是他的亲儿子，在这场改朝换代的浪涛中，他总不能对你这个儿子不闻不问吧。我后来听说，还乡团进城的时候，有好几位新四军干部没有来得及撤走，人家都找人打了招呼，还乡团就不再上门抓人了。你父亲如果当时不去上海，找一个有头有脸的绅士出来给你打个招呼，你的处境就不一样了。你要知道，我是你的妻子，我和孩子不能没有你。”

从5月7日一直等到27日，张清琦也没有得到何维贵的半点消息。白天，她不敢离开家门半步。晚上，她一个人坐在何家大院的走廊上，看着朦胧的月色，回忆何维贵这么多年来的一事无成。

她与何维贵是1941年正月里在湖家庄逃难时相识的，一晃八年过去了。那时他是一个小伙计，整天被老板吆来喝去。老板一不顺心，就把心中的不快一股脑儿发在他的身上。她的父亲看不惯彭老板欺负下人，经常帮他讲话，而她更是可怜这个同龄人的身世。

听彭老板说，何维贵从小失去了亲娘，十三四岁就到他家米厂学徒，从洗碗、扫地做起，一直做到米厂里的机米和机器维修，平时宿在厂里，老板和师傅的夜壶也是他倒，名义上是学徒，实际上是让人使唤的奴隶。也许彭老板长期指手画脚弄惯了，动不动就拳脚相加。张清琦同情这个从小失去母爱的小伙子，经常留一些食品给他充饥，让他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在体力上得到一些补充。有时给他一些日用品，让他从精神上得到一些安慰。而此时的何维贵也经常帮他们做一些体力劳动，他们就这样慢慢地处下了感情。

到湖家庄逃难的彭老板看到战争在短时间里不会结束，日夜不放心家中的财产，就派何维贵上城给他看家，因为何维贵不肯叫日本鬼子为“皇军”“老总”，他跑了三个城门都没进去，到第二天的傍晚，日寇扒开他的衣领，灌了他一身的臭猪粪，才让他走进了城门。就在那一天，何维贵救下了被日寇和伪军追赶的从江南到双龙县传播抗日救国道理的地下工作者洪大哥。本来就不甘心日本鬼子在中国大地上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的何维贵在洪大哥的熏陶和指导下，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那时张清琦在乡下，听何维贵说他和范扣喜在洪大哥的指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到双龙县的儒学门口，看到日本鬼子在儒学的大成殿前残忍地杀害中国老百姓。是日本鬼子的侵略激起了他们的反侵略，不用洪大哥多

说，他和范大哥立即投入到打击侵略者嚣张气焰的斗争中去了。为了给沦陷区的老百姓提升信心，为了让沦陷区的老百姓看到新中国的曙光，他和范大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夜半三更上街贴标语，把传单扔到伪军的司令部去。那时，何维贵是一个爱祖国、爱民族义无反顾的小伙子，张清琦听了这些故事，不由得对何维贵产生了敬佩之情。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打击侵略者，何维贵和范大哥加入了双龙县民众反日救国会。为了保护双龙县周边地区的生命和财产，为了抵制日寇的扫荡和清乡，他一次次游过湍急的河流，给联络站送去了情报。双龙县是个四面环水的“水荡子”，尽管何维贵的水性好，但有几次遇到了水獭，他差点儿淹死在东门外的大河里。那时，他是多么的英勇；那时，他是多么的顽强；为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张清琦就是欣赏他的民族气节和英勇、顽强的拼搏精神才一步步地走到了他的身边。

1945年8月底，新四军经过三天四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沦陷了四年多的双龙县城从伪军手里夺了回来。新四军为了落实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在双龙县大力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和减租减息的运动。张清琦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三姨一家人的促成和新四军战友的支持下，与何维贵举行了简单的新式婚礼。

双龙县收复后，在敌产委员会工作的何维贵因为工作关系得罪了汉奸凤桢铸，以致凤家三姑娘与还乡团联手，将东躲西藏几个月后的何维贵抓走了。还乡团在完不成上级下达的壮丁任务时，又将何维贵充当壮丁拉到了国民党的部队。

1947年8月，当张清琦得到父亲送来的消息，说国民党、还乡团准备将关押的犯人包括像何维贵这样的新四军的干部一起充当壮丁时，她第一想到的是想办法弄点钱给带队的军官，求他们放何维贵一条生路。

在国民党的部队里何维贵有幸认识了带队的李连长，经过多次哀求，李连长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在上海解放前夕，放何维贵回家团圆。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关押了几个月的何维贵受尽了折磨，像一只惊弓之鸟，当他在路上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后，害怕自己因为穿了国民党的军装会受到左邻右舍的歧视，走进家门后又慌慌张张地走了。可怜张清琦这个每时每刻都在盼望团圆的小妇人眼睁睁地看着惊慌失措的丈夫又走了。

这个人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会不会在路上发生意外？她不知道是谁



散布了恐怖消息，让惊魂未定的何维贵受到了惊吓。她不知道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让他失去了信仰，好不容易走进家门又走了出去。而她始终知道的是：家有贤妻，夫不遭哄事。在新四军北撤后的日子里，不管还乡团在她面前如何地打、砸、抢，她始终没有忘记做妻子的责任。她从未忘记在如诗如画的香炉湖旁，何维贵是如何向蓝天、向白云对她许下心愿、对她做出承诺。

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如同坐在炭火上的张清琦眼巴巴地盼望着何维贵的来信，从早晨看到日落，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这个人到底到哪里去了，他会不会因为找不到洪大哥、或者找不到他的父亲就跟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去了台湾？如果他去了台湾，怎么对得起我们母子？难道他忘记了往日对我的承诺？难道他忘记了还乡团把他抓走后，是如何用皮鞭将他打得皮开肉绽的？难道他忘记了我在皮鞭饼都难到嘴的情况下，在送给他的布鞋里藏了一枚金戒指，希望他买条生路早日回家团圆。是什么原因使他忘记了初衷？是什么谣言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从新四军北撤的那一天起，为了挽救何维贵的性命，张清琦所受到的惊吓和所吃到的苦头令她终生难忘。

双龙县政府撤出县城的当天傍晚，还乡团就提前进了城。那天傍晚，庄保长带着七八个还乡团的人员作为打手冲进了何家大院，拍桌子、砸板凳，要她交出何维贵。上屋、下屋、厨房、厕所找了一遍后，回过头来又对她大发雷霆。还把她从床上拖下地，拉开床板寻找何维贵。还乡团在何家大院闹了一个时辰都不想熄火，临走之前又冲进了她的房间，打开站柜，将站柜抽屉里的一尊鎏金的地藏王菩萨像抢走了。那天傍晚，范扣喜被还乡团抓到后，立即被拉到华神庙的大门外，用铲芋头的刑罚活埋了。那天晚上，准备将物资运送到新四军驻地的谈其家在永丰镇被还乡团追上了，在土匪头子的大院里，还乡团将谈其家打得死去活来。谈其家经不住还乡团的严刑拷打，最后叛变了。那天晚上，张清琦坐在床上一直战战兢兢，何维贵到哪里去了呢？如果落到还乡团的手里必定像范扣喜那样遭到活埋。庄保长说黄昏时分还有人看到他在锦繁镇为新四军忙着运物资，怎么一转眼人就不见了。这一夜，她像坐在炭火上，无法知道何维贵的半点消息。

第二天晌午，妈妈来告诉她，说何维贵昨天傍晚到一个小战士家去送

耳坠时听说还乡团已经进了城，他现在被人家藏起来了。今天早上人家来告诉她，让他的家人想办法把何维贵藏到安全的地方。

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喜忧参半，高兴的是何维贵还没有被还乡团抓走，担心的是双龙县四面环水，还乡团全城布控，一个大活人往哪里转移呢？公公参加了新四军北撤的运输队，婆婆是何维贵的继母，对这个继子不冷不热，她自己正处于妊娠反应时期，即使身体好好的，此时也不能亲自出面。怎么办呢？她在无可奈何之下，跪在父母面前，求父母帮她想办法给何维贵找一个藏身之处。

双龙县是蒋介石亲自指定的实验县，他们从北方调来了二百多个特务，在城区督行“实验”，编组保甲户口，举办连保连坐。实行了十户连环保，只要在一家发现新四军的蛛丝马迹，这十家就要受牵连。这个告示往大街上一贴，谁也不敢收留新四军的干部。幸亏张清琦的父母平时待人宽厚，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转了弯的远亲，答应将何维贵藏在他家。为了能够将何维贵平安地从小战士家转移出来，他们选择了一个下雨天，叫了一辆黄包车，将何维贵装成病人，用被子裹起来，送到远亲的家里。

为了何维贵的性命，从1946年10月初到1947年4月，张清琦一边想办法给收留他的远亲送去粮食和菜金，一边要承受庄保长和还乡团的敲诈勒索。因为何维贵还在双龙县城，日夜担心他一旦被还乡团抓走，就会像范大哥那样遭到活埋的刑罚。

何维贵被还乡团抓走后的这两年，难道忘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日日夜夜，难道把张清琦的一片真心当作血水抛弃了吗？再想想，应该不会。从1941年到1946年，他吃了那么多的苦，为的就是解放全中国，让中国老百姓有头有脸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上个月解放军已经打过了长江，将红旗插上了蒋介石的总统府，按照这个速度，解放全中国用不了太长的时间。

5月28日的早晨，张清琦带着儿子下河洗衣服、拎水时发现大街小巷的墙上又贴上了鲜艳的标语。大红标语上写着“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热烈庆祝上海市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绿色标语上写着“打倒蒋家王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着刚刚贴上的标语，张清琦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败了气数已尽的国民党军队。

看过标语，她盘算着从军管会动员各家各户支援解放军横渡长江到大

上海被解放这个速度，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了。何维贵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意外，还在中国内地，即使地方政府不念他过去的功劳，自己做一名工人或者生意人也能够糊口度日了。

张清琦刚刚从水码头上走过来，看见华春香心事重重地站在路口，她不假思索地说：“春香，你站在这里做什么？”

华春香听到张清琦叫她，似乎从朦胧中醒来，定了一下神，才想起此行的任务。她抬起头来说：“哦，清琦姐，上海已经解放了，青年团、妇联准备下午召开庆祝大会，镇领导叫我通知你们，你去不去？”

华春香是华家裁缝店的独生女儿，九岁时父亲去世，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小没有上过学，一直跟着母亲学做针线活。双龙县收复后的冬天，是张清琦到她家做了她妈妈的工作，动员她出来上夜校学文化，后来又加入了青年团。

张清琦没有立即回答华春香的问话，她不知道何维贵现在的处境，她也不知道今天的军管会对被还乡团抓过的人是什么政策？农会主席遭到的不白之冤让她胆寒，在何维贵的政治身份没有确定之前，贸然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会不会遭到质疑？

华春香见张清琦没有答理她的问话，抱起跟在张清琦身边的小何赢，转过身来说：“清琦姐，我烦死了。我就像走到了三岔路口，不知道往哪边走走了。”

张清琦听了有点吃惊，小姑娘遇上了什么烦心事？她连忙关切地问：“什么事让你心烦？”

华春香叹了一口气，压低了声音说：“到你家里再说。”

走进何家大院，张清琦先把大门关上，然后从春香手里接过何赢，放到地上让他自己走路。她发现春香的神情与以往不同，一边晾晒刚刚洗的衣服，一边小声地问：“春香，什么事情难住你了？快跟姐说。”

华春香走到张清琦的面前说：“清琦姐，有人向我提亲了。”

张清琦一听有人向春香提亲了，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你怎么像失了魂似的。”

华春香沉默了片刻说：“你不知道，年前就有几家，都被我回掉了，妈妈很生气。现在又有了两家，一家姓汪，一家姓曲。这两个人，你可能都认识。我和我妈对这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妈看上的，我看不上。我